

風俗通

下

2
1503
2止

風俗通義卷六

敬音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祀祖考詩云鐘鼓鏗鏘磬管
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
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
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魯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也武



Vertical text or stamp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言以功定天下也。漢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木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教。彌以放遠。滛淫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政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太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教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箏。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教於是乎生。八音於

是乎出。教者官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箏。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水曰祝。註曰鶴鳴九臯。教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教本音末也。

教音之理雖不盡詳。而大義已了了矣。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音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歐陽子曰商傷也。亦各有理。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
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官

謹按劉歆鐘律書官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包洽得妙生為四教
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五行為火五常
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感各有所應
音之道
激矣其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
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教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
商教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教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教
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教使人善養而好施宮教亂者則其
君驕商教錯者則其臣壞角教謬者則其民怨徵教洪者則其
事難羽教差者則其物亂春官秋律百卉必凋秋官春律萬物
必榮夏官冬律雨電必降冬官夏律雷必發黎夫音樂至重所
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 一作塤者
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圓
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
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木笙謂之笙小者謂之和
也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

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申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終
鼓四面畢鼓晉國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鏜語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

只引經書下證便了絕不藤蔓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管籥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止
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而王母
來獻其白玉管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
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取夫以王作音故神人

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十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徵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乎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龍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平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疼痛晉國大旱赤地二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板題中能作讀越而以為妙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今之音也詩鼓鐘于宮鼓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此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

用祝止音為節書曰合止祝故笙鏞以間鼓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大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御堂非若鐘鼓羅列於庭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鼓音和大致不譁人而流漫小鼓不湮滅

而不聞達是以和人意氣感入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中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故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帝故近之間居則為從容以敘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留連害困在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

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涿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又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琴中之趣沒得之矣
空矣 又次矣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石土始用樂人矣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矣以姓冠章耳或說空矣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坎矣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

其文也

等

謹按禮樂記五絃，統身也。今并涼、二州等形，然焉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統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統，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沒為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擗冠荆軻。秦事敗而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統，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邪？家大人作樂，召前使擊統，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飛窮厄時乃退出，裝直中統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統，歌無不滌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統，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統，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統木中，淡進，得近擊統。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敘事出入子長而情景更張

古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死生之道缶者凡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又王與秦昭王會於滹池秦主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主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主與趙主會飲令趙主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主善為秦鼓請奏缶以相樂秦主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賤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主不懼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主為趙主擊缶也

笛 遂同

謹按無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羗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羗起羗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擗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高教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琴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何不引齊主好等事實之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簧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故籥詩云以籥不僮籥樂之器竹

管三孔所以和衆教也

籥與竹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

氏吹箎

箎

謹按尚書舜作箎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容象鳳凰之翼十管

長一尺

箎

謹按禮樂記三孔箎也大者謂之箎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箎

箎

謹按漢書傳注箎吹箎也箎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箎

謹按漢書注荻箠也言其教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風俗通義卷七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
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其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
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
於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曹寡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吝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
 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
 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
 未嘗絕音益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
 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為故
 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太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待之甚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者蔡主
 之法復相定公魯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難以拒其侮齊人謝
 過來歸鄙謹龜陰之田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
 去齊丑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于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
 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
 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若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
 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
 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十
 篇以為聖主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及無君是會歎也揚墨之道不原孔子之道不審是邪說也
 曰充塞仁義也仁我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也吾為此懼請
 先立之道距揚墨故滯辭正人心熄和說以承三皇而予其好辭
 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孫况齊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日駢譯
 見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
 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亦
 孫卿三益於酒焉齊人或說孫卿乃遷楚楚相春申君以而蘭陵

魯申有
好士之
名而於
孫卿或
去或來
如也則
魯士也
魯書也

今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之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
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
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藉，雖見窮賔，而猶不熱其
志，作書教十篇，疾濁世之政，國威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當乎平
祝信，雜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願隨而笑之曰：夫不
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義稱其功，
淡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
魯強而齊弱，故賢者所在，君事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一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

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上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
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
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
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友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
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責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
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秦為魏 魏為平 必不出 齊之已 私交而 國是全 聖不問 戰國之 人情如 此盛望 禮義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
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豈秦猶與未
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
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因而不得意乃著
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燕曰君逐
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
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
以市論朝而亟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性亡
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嘗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鈞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之竟漂數
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表孫耳豈

望報乎淮陰，半有侮信者，曰：君雖狡麗，好帶長劍，怯耳，能以刺我不能，則出我聘，下於是信，熟視之，使出，跨下，匍匐，市人皆笑，以為信怯。次，休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厚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暴殺之，殺之無吝，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灰灰獨不復焚乎？田甲曰：然，則澆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以安國曰：甲不能實

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山，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欽田間，遇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威暴於夷貊，威稜憐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冀氣周家人有請王都者榻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為厚上補茂事申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鄭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

不相見規設令初不相知詰之何益火生命也醫藥冒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只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使出徑請休摩手自收模對之再瀝曰伯休不此某才實為國家幹輔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避匿不自負我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頓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臥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燕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淡稍加損又謂伯休言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竊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體健入舍後宰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

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
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蕩賊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穎川韓演伯南為丹口太守坐從元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
尚書漢法車徵以非身中賦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
同歲也末至謂其寧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性狂堅其銀挺
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行秋相得全止傳金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餽異曰明府可在冰稱今以公徵往便
原除不宜汲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既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

沛相斌去官乃臨中負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見陵亭從者擊亭卒數
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木匠
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敕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
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姻
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
候脫眩爭之耳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
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沒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欲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孽子所慢孔子口假我數
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與以臧疾
見彈埋於常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唯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又要不
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
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敝伐木有鳥
鳴之刺谷風有素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逃秦友猶父子及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沒原其
終始以交為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

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節當以豎亦旋復然翟然疾之
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下賤交情乃見自苦患焉
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跡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今
禮中平李廣因威賜忿非義之禮宜尼豎陳皆降而復升兼濟
天下唯虞卿過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貢
心戰則癩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財以為融豁也

風俗通義卷八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禘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相報此五者國之
 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指令德之
 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招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凡
 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
 而祭之謫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

漢 汝南應 劭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鄉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
 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
 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窟夷泮宰隄闕七蓋物盛則衰自
 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配敘神物曰祀典也
 以廢為反本燬詞妙甚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上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知有下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

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
 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考較精詳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
 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
 土又曰以御田相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水土為后
 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報功二字足以盡之必求其神以實之則鑿矣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正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東故立以
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社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有
食也而邾文公用緇子子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
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
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

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月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稷正神也與其餘不同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
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陽棊揚田農之事
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
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

祀以
靈星
人已所

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
訛以傳訛從來如此主簿之答盡之矣
竈神

禮記曰牀父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
尊于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
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善祀
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後

執金吾封原庶侯與衛尉銅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
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竈五祀之一亦正祀也引入老婦黃羊等語便覺 絕矣

風伯

楚辭說及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椰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
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
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戊
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風伯雨師二解典而有據會此未免荒唐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穰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木山不崇朝而遍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釋師字義精

桃梗 葦艾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墨昆弟二ノ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相害荼與鬱墨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懸官一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艾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術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濇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埴以為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濇水至

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為入降雨下瀟水至洪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曰塞之國辭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趨公患之孫孫穆叔曰板殯而趨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板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菴冰深山窮谷其菴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莖傳曰葦莖有莖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放之於廟薰以葦莖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致

其類有如葦莖交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
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
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此俗舉也然屢見於書史可見從來未能免俗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雞守固禮貴報功故
何以報雞也
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者門雌者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斲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日雞。祀日以其朝。鷩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辨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緣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雞小牲也。小祀用之。自便或亦無許多深義耳。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竇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穰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

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穰。

犬者金畜穰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辟生令萬物遂成其

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蓋今人殺白犬以血

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然則然矣。恐正人君子不為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
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民俗淫之無因而成不下強解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
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
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戊故曰臘也

解釋各義抄在近理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窺
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
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
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楔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巫掌歲時以板除蠱
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推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
人解癘生疾之時故於水上灑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

分社也

蘭亭脩禊即其遺也

司命

蓮按詩云茫茫檇模薪之想之周禮想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
中文昌上六星也想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
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簷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
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卷八終

風俗通義卷九

漢 汝南應 劭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太夫五祀士門戶庶
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
遇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
之節平苟營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繇是觀之則淫躁而
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祖轉

為福矣傳曰棟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是著者曰怪神也

正論足以破惑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鼓長如轆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驪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丰薄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罽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麻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罽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罽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擇絲是瘰平官全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理在天地間原無可疑只是粗人不察故惶耳一到細心明智人眼中便了了矣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間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間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闔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間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一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日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日之言對故有益也使日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日無功焉公召更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入之功占夢者不蔽入之能

言期 信何心出之於已晏子又開一進官法矣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

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
 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十斤
 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
 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十二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
 一盛辭必至此
 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自轉相狂曬言有神明其譴問祖
 福立應歷戰彌久莫之佳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
 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魁神能為病者哉
 子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
 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

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
 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
 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
 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崇死生有
 命吉凶懸入哀哉黔黎漸深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焉今條下
 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牧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
 紀主者髡截歎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
 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
 毅其歆裡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

三邊分擊師老罷弊朝廷旰食百姓噤然禮興在年饑則損
 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
 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懼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
 中覺

處置亂得中道然民情不盛即衰安知其後之不如前也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
 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共
 神合衆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平家男女以情

公嫗巫拒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與河泊嫁女同意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
 口懼彼崇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
 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
 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
 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謂
 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

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視長言，論初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愚民無知，易入鬼趣，非平大君子，少持風化，未有能拂回者也。

鮑君神

謹按汝南銅陽有於田得麈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必見此麈，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

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麈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眾巫數十，惟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河東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換成之耳。

奇而趣讀之，噴飯。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不見李核，意欲持去，墮見空桑，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

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眾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天下鄉邑小祠大都類此。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眠，遺一片餅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餅，客聊調之，石人能治。

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頭痛者，摩其膝，示以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石人，稱其靈。擊惟長絳繒，吟竹之音聞，數十里，點部常往，靈地放生，亦曰石人，亦復其效矣。

馬黎詩偶或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妙福，西畫必讀。

石人問多有七人，持其家語，極奇，所說良是。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廷叔堅讀左天傳，行後舉一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書，不措。李學俊首上傳子方送我，平百錢，在北壙中皆亡，取之又李幼。

一頭牛文春在書篋中往來索之矣如其首婦尚不知有迎女
 新從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為之為審父母諸弟哀辭到來
 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首家
 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恚問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
 其本末曰悲且喜凡所聞鬼若此非夫死者漸也鬼者漸也
 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般人用祭器周人兼
 用之禮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六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絲未脫也蓋無心云杜伯死親射也上於錫京子以為祭時
 殺是以成軍可不灑湯武之衆古中既家且噴今於此

時自甚於畜生凡某肝贅瘕尚能病久用物精多有主之
 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胸腹而割裂之此猶死者無知者矣
 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蓋用事後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傳喪在濱忽飲坐於牀上顏色服飾
 氣味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報捷奴婢皆得過
 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劉翊絕如是三四家各賦苦其
 後飲醉形壞但得若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畜之為怪又不足怪

世間多有狗作變性，補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汝
 汝投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其言
 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論君子狗見人行殺之，何傷？叔堅見其令
 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纏挂著之耳。
 狗於竈前嘗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甲中，狗助嘗火，幸而
 不煩鄰里，以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復數日，
 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京武令，終身
 不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卜
 人愚，為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神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悖悖。

世不
 不
 不

氣承虛故速，符洛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
 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
 修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
 孤犧牲瘞，蠶幣幣，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
 役重數，刑罰慘，赴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夢
 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及，明視之，則已。臬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
 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欲有不清塵土投汗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怒自行火從篋篋中起衣物燒盡而篋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不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白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母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湯西門亭有鬼魅竄客宿止有死尸共厲厭者皆亡身

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塚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二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東卒撤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樓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盧吏共集診之乃高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都督郵西平到白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

曰欲作不書便詣東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
 望丞掃除須臾便止未冥樓燈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一見
 火滅夫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焔但歲置犖中耳既冥愁服生誦
 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頂更轉東首以輝巾結兩足憤冠之密
 披刺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震伯茂持
 被掖足跳脫幾失再三徐以刺帶擊賊脚呼下火上焔視老狸
 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白發樓臺得兩髡人結百餘因從
 向絕伯茂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讜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嶧山
 丁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

及發然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鬼魅世界如此智勇人自不可少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杜陽太守江夏張遠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中有木樹
 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下生穀遺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
 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
 大流漸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
 出往赴叔高高乃逃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
 如也徐熱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待御史亮

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祀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足怪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妙於治怪只是一不聞不問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知為議郎發綬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下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在此吉祥鴻如意威名解實惟且感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即以

威名素著遷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闕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言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未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于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願

自光未
不主此
牙與或
別有
知借
解疑手

索隱窮神知化雖畦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
間來侯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正
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敬踏頗
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
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
秋節遷比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
族不暇何能致望於西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月未明太尉
揚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鹿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
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漢 汝南應 啟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山立五嶽設
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成子男太小為差
尚書成秩無文王者報功以秩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
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士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士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懸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潛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

萬物迭歲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祀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闋天道大備嶽者角功考

德黜陟幽明也

考舌精確

四瀆

河出穀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
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謂者掌四瀆禮祠與
五嶽同江出蜀郡渝流至徽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
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太復山東南
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入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
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傅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
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
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
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
泰山西東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
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巖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太廟建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巖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原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諸文子與對向遊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火戎於旅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

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殺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殺西殺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如陵爾雅曰陵莫火於如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王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夾壇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下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垣丘宛在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

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喜焉是以敗為在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齊陰城陽縣帝顓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

八里雒北芒坡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即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者與百姓也魯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紇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陽燕有昭餘鄭有圃由周有焦澗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

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沂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亦在鄆縣非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藪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荒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趙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

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激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用於何所池陽谷占趙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鋪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埴數斗且溉且養長

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占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卷十終

萬治三曆仲夏吉日

新古書籍賣捌處

名府

本町通六丁目

美濃屋伊六

書肆

本町通十一丁目

美濃屋文次郎

特 2
1503
2止

